

# 一本正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书 成了美国畅销书

对于那场给中国造成了沉重苦难的侵华战争,我们通过历史书、影视作品了解了很多,但对于中国战场之外的对日战争,许多历史细节还不为人知。比如为什么日本失败在即,还要投放原子弹?为什么投放地点选择广岛而非东京?为什么说“原子弹下无冤魂”?为什么战后日本天皇没有受到审判?

而不了解这些,就无法全面地认知和评价那场战争,无法全面了解日本人的本性,无法理解杜鲁门为什么要用“炸弹的声音”征服日本。

而对于战后诸多的遗留问题,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事实、731部队的暴行、原子弹使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,也一直存在争论,而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讲,更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,比如就有不少美国人认为投放原子弹是美国的“罪行”。

“我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表达异议,但他们应该更全面地认识这件事。”三次艾美奖获得者、美国畅销书作家比尔·奥雷利说。于是他和另外一位作者马丁·杜加尔德经过调查,写成了这本《干掉太阳旗:二战时美国是如何征服日本的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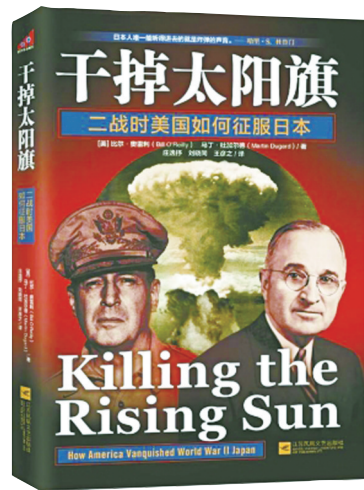
多数美国人对于那场战争的了解仅仅局限于“我们投放了原子弹”,而对日本在亚洲的暴行、那场战争的诸多细节以及为什么投放原子弹毫无了解,所以书中的内容立刻引发了极大的关注。这本书上市首周,在美国便狂销14.4万册,上市3个月便销售了近100万册,迅速成为美国人了解那场战争的必读之作。

书中对731部队、中国乃至亚洲人民遭受的各种苦难都有叙述,提到南京大屠杀时,书中写道:南京有60万公

民,日本有组织地洗劫和屠杀了一半人。他们的行径几乎不是秘密。日本人对中国人遭受的野蛮、非人的待遇感到兴奋,在东京,《日本广告报》每天都对两名知名士兵之间的杀人比赛进行死亡人数统计。

对此,当时的日本天皇“裕仁宣称自己‘非常满意’”。当这个消息传回美国时,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关于南京野蛮的头版故事时,文章遭到质疑——一些美国人认为“南京强奸事件”太可怕了,不可能是真的,而美国的领导层则保持沉默”。

即便是在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大量军力的前提下,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是举步维艰,比如美军原本计划4天拿下的贝里琉岛,结果打了近3个月。有人估计如果美军进攻日本本土,阵亡人数会在50万~100万左右。



《干掉太阳旗: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》

比尔·奥雷利/马丁·杜加尔德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此时,裕仁天皇仍然相信:“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坚持得够长,那么我们也许能打赢。”

令人惊奇的是,对于使用原子弹,很多美国将军是反对的,比如艾森豪威尔、麦克阿瑟等,面对这种情况,杜鲁门的判断是:“日本人只听得懂炸弹的声音。”所以,他才下决心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…… (马晓)

典籍中的

工人



## 从《诗经·葛屨》到 郇霞的《吊带裙》

■詹船海

《诗经》中的《魏风·葛屨》是给我留下独特印象的一首诗,因为其作者或者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缝裳的女奴,借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,就是一位制衣女工。

这首诗的主旨是讽刺,结尾明确告诉我们:“是以为刺”。“诗三百”,大约无外乎“美刺”二种,因此《诗经》中的讽刺诗是很多的,但明确告诉我们专为讽刺才作诗的,唯有《葛屨》一首。这也是这首诗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。

让我印象独特的原因还在于作者讽刺的对象。“纠纠葛屨,可以履霜?”作者首先起兴说,用葛纤维做成的夏天穿的鞋,怎可以履霜践雪?“兴者,先言他物,以引起所咏之辞”,用“葛屨履霜”起兴,一下子就为制衣女工的劳动铺开了一幅冷色的自然和社会背景。

接下来镜头上移,从脚到手,我们看到那位女工缝掌的特写:她的纤纤十指在灵巧、飞快地动作着,正如唐朝诗人秦韬玉在《贫女》一诗中所描写的:“敢把十指夸针巧”。劳动者在劳动中那种专注的表情是很美的,无论艳媵,无论男女,其专心致志于劳动和技术中的目光,都透出一种令人膜拜的美感。这位劳动中的制衣女工也是这样美,但当她制好一件衣服停下来,

面上却无喜色,因为面对完工的“锦绣”,她却看不到她的“锦绣前程”。纵是心灵手巧,效率赶超,产品一流,品牌高贵,她却“懒把双眉斗画长”。她买不起那种描眉的工具,她只能蹙着眉。

接下来是对照手法,镜头切换,出现了这位女工的服务对象,她手中产品的消费对象。那是一位贵妇人。诗人别致地称她为“好人”。瞧,“好人”开始试新装了。“好人”向右系着带子,同时脖子向左边扭着,在铜镜中看呢。这个姿态也是很美的,迄今我们女同胞们试新衣还是这种自然“别扭”的姿态;摆甫士照像,也以这样子为更美。

因为讽刺,这首诗的情感格局也就是“偏心”的,然而诗人有什么办法呢?因为“她”面对的就是那样一种叫人不得开心颜的奴役劳动嘛!我在《<诗经>里的意思》一书中曾以《制衣女工不平之鸣》为题,将此诗灵活地深度意译如下:

葛纤维编织的凉鞋怎可履霜? / 而纤纤女手可以缝裳。 / 我缝腰身,又缝衣领/缝的是别人的生活,别人的美好。 / 我见她闲适而神气,试新装/还把脖子向左边扭一扭/头发上别的是珍贵的象牙簪子。 / 而她不是我, / 她狭窄的心中也没有我的影子。 / 从我

的劳作中只能诞生出一首讽刺诗/而不是创造出别的什么。

讽刺诗如果把握不好,很容易流于浅薄和狭隘,是很难在诗林中占据上品的。至于《葛屨》,反倒因为“是以为刺”的诚实言说,以及关于“偏心”的“直戳”,而使这首诗的讽刺意味显得含蓄和宽广了,即是说,它从讽刺一个贵妇人拓展到揭露一种人性了。

跳出《葛屨》(或者也包括《葛屨》在内),放眼古今中外的诗歌史,讽刺诗一般很难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,就是因为其强烈、浅显而短暂的现实针对性,它的情感基调是怨恨,而不是悲悯、宽容和和解,更不是爱。然而面对值得讽刺的现实,以现实主义为要务的诗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?面对现实,我们早已原谅了他们诗艺的平平,并且格外留心于他们作品中的认识价值了,有时还会格外为他们的现实关怀而竖起大拇指。

如果说讽刺就是关于怨恨的艺术,那么这还不失为一种懂得节制的艺术,所谓“怨而不怒”。怨恨尚可以讽刺,愤怒就只能诅咒。写到此,脑海里就蹿出一首纯然诅咒的愤怒之诗,当初收在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》。

接下来还要比较一首诗。是今天的深圳制衣女工郇霞的《吊带裙》:

包装车间灯火通明/我手握电熨斗/集聚我所有的手温/我要先把吊带熨平/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/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/多么可爱的腰身……/陌生的姑娘/我爱你

这首诗和两千多年前的《葛屨》一比,就形成了有趣的对照(其表现步骤甚至惊人的一致)。这是一首很朴实的诗。它最大的亮点、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,就在于它超越劳资,超越阶层,超越国度,表达了一种共通于人类的高贵的爱。爱的疆域远比恨要宽广得多,关于爱的“劳动诗”,比以怨恨为主“打工诗”要更有魅力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;“苦恨年年压针线,为他人作嫁衣裳!”再试比较孟郊和秦韬玉的“制衣诗”,我还是更喜欢孟诗的。



想了解更多  
详情,请扫码进  
入“工人在线”微  
信公众号阅读

